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㑺

謄錄監生臣聞益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二

藝文三十一　序一

漢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前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嗣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

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㦸省畧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删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

氏所謂疏畧牴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産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闢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詩小序　　衛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廹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陟岵孝

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

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耳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鴇羽刺

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命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歆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揣寡昧少而習焉沉研鑚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并多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

國之語釆諺俗之志錯綜樊孫博觀羣言剟其瑕礫摩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未了闕而不論别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

紛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行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吳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氷水陰鼠出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

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瑶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宫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

歸而殖養之於四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犇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娱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譏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

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濳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濳効絶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

暫顯於漢而尋亦寖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絶於今夏后之迹靡刋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䕸薈之翔詎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

容其鑿之哉

禹貢地域圖序　裴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頼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

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理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

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理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理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

近無所隱其形也

唐

冬日羉遊汾隂送韋少府入洛序　王　勃

游汾勝壤樓船高漢帝之詞卜洛名都城邑辨周公之跡仰天文而窺日月雖共光華憑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韋少府玉山四照珠胎一色縱横振鋒穎之才吐納積江湖之量子雲筆札擁鸞鳳於行間孫楚文詞列宫商於調下牽絲一命披林野而隨班考績三年指蘭

臺而赴遐移征駕背長亭地隔風煙人離歲月四字缺既同斟桂之歡岐路風塵即斷鶯遷之思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頽朝廷無立錐之處邱園有括囊之所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忽逢萍水對雲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撫形骸而何託於時氷霜裂地星象廻天朔風動而關塞寒明月下而樓臺曙各題一字傳之兩鄉云爾

春夜桑泉别少府序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惟盡動息（二字闕）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烏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候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

之塗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葢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

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蚕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獨狐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盎關左文士往往徜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

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
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力挾是而
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
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
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
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

相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為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

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幷白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逺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歳而㑹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與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於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

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炎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羡之豈復可

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屐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茍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

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元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予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

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惟川之不已乎吾去予終老於茲矣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

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葢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徃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搘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纖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

往而不返也吾輩嘗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蔑衣裓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迥躅偉長德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王君注握奇經叙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而已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救布置余於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於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茍有得焉其致

一也奕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奕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伏羲畫象貞炊悔乾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黄帝書葢戰法自黄帝始也顧其文簡奥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説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於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金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似於吾所謂奕之譜也葢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覯其環車為營縱輕鋭往

當句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為八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内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葢余之於奕也雖知思與譜之不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

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人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河中鸛鵲樓集序　李翰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槩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如望崑

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士遊人若歸小子㑹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兹樓乃從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闗而西入黄河觸華而東滙龍據虎視下臨八洲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看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

送薛評事還晉州序

符載

十八年秋七月余自潯陽來赴丞相府與評事始相值初揖其風貌次聆其嘉話終覽其篇詠如遊三山入仙洞沉深窈窱稍造異境烟霞草樹别有姿狀使人澹然忘歸也夫詩之所主大者存諷刺備勸戒覿風俗之美惡細者眄江山采雲物導性情之幽滯評事公之什才思凝遠高韻孤枝躍出寥廓至於天池雲飛鶴去不可附近尚使名聲濩落晚歲不偶斯乃執文柄者之咎也

薛生何有哉廣陵握手秋往汾晉渺渺長路蕭辰氣清想君馬上見落葉聽候鴈一吟一嘯自有遐趣亦足以開遊子顔也千里之别勿復悵悵

聯句詩序　　　呂温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唯茂直而已以為切磋甞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世事余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

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何以節宣舒慘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飽飲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相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浸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兹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歐陽詹

無生永存旨不易源綿兮在傾滴兮處渾釋氏兮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棄扇翣而灑長風眞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杪方至自閩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目闕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此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峩峩五峯幾日而上登果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

玄之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問世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名利禮足而别悽然自傷岐途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柳柳州文集序　嚴有翼

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及踐祚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韋臯等相忤内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

洗子厚亦可謂大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理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宫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牴牾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

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善也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

東皐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歴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歴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

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嘗云
恨不逢劉伶與閉戸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
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
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
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
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
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
疾輕舟夜遁隋季板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

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醖三升君第七弟静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禄俸殊為蕭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醖酒冠絶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歳餘袁又死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歴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

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

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録之諷詠并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豫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風后握機圖序　　　　嚴從

中黄子曰予觀風后握機圖殆有情哉然年代遷逺文字損益或致僭訛矣惜乎夫兵者榮賤覆殺之大機也

天地神靈之所閟也洞則王昧則亡故黄帝湯武得其道矣然則兵之用也豈惟道乎亦有工拙矣語大旨有三徵焉昔伊尹勸湯吕望勸周子房勸漢祖鄧禹勸光武可謂知運命之徵也樂生破竹迎刃之喻曹劌三鼓候衰而作可謂知和氣之徵也孫臏邀敵於馬陵韓信置軍於水上可謂知地勢之徵也故古人有言曰能知三徵覇世之師至夫以智料智因奇縱奇千變萬化不可殫備令夫握機者約而遠幾而深用少以濟廣貫一

以締萬微乎微乎可以神會難以跡融非智合曩賢役心淵妙者不可以常識偕之令予依風后大旨畧為此圖以擬方陣陣有八物有八容八八相值可離可合中有容劾三元天子上將所居常靜不動以象元極以配黃中其理微矣若乃四衡夾三軸九地夾二天吟龍嘯虎當前後之衝雲鳥風虵居搏掣之要敵寡則從虎翼之屬風虵之勢合而圍之彼衆則奮龍虎之衝接雲鳥之勢突而擊之亦百勝之術也昔諸葛孔明以傑時之

智將求其源而未得也乃曰八陣成可以横行天下然武侯陣法亦有虎翼翔鳥足明武侯所習則風后五圖也桓温見蜀將八陣云是常山蛇勢徒妄言耳常山蛇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葢直陣也故桓温覽孫子而有是言殊無指哉然此離合之勢奇正之術故曰或離而為八或合而為一以正合以奇勝其要此矣公孫子儒者也至注釋務析精奥而多引空言以誣後人何哉馬揔述云增字發明未得精了更益煩蕪予昔嘗覽焉中

失其本每思經述近乃得之聊因時暇刋繁舉要序而第焉二百八十言殆不過尺并為圖式以悟後賢庶有賴云爾

宋

思鳳亭序　　文彥博

楊盈川所居廨舍好治亭榭其榜額皆制美名大為遠近所咲夫考室命名者衆矣或即其地號而著或因其事實而稱揭而書之斯用無愧茍異於是則徒豐其額

美其名必為有識者之撫掌天聖庚午歲九月七日彦博受命於榆次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齒受户口冊籍者五萬二千户僑居而末業者不少焉河東之邑斯最為大嘖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者蒞之猶憚弗及顧予菲劣豈敢逸豫葢夙夜而奉公者迨三時矣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登而邑中之園亭得以觀覽縣令表位之南舊有小園頽廢已甚乃縈垣雉草惟塗塈炭無變本而增華但踵故而加飾亦既成室

必也命名可書者有三而思鳳是其一也詢於父老之口質以往圖之載皆曰荀浪嘗宰是邑治有善迹鳳集其境後人思之乃用名鄉令縣南有荀政鄉焉愚謂賢宰之迹未可遽泯因扁是亭曰思鳳所謂即地號而著因事實而稱者斯得之矣自時居是亭者誠能修荀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則後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荀公者矣詩曰荀令吟琴地吁嗟集鳳兮想同桑雉擾應並棘鸞棲承乏今無敢思賢古若稽我來求舊址即署改新

題不獨懷希驥聊將警割雞一闋循吏表芳躅愧攀躋

明道二年五月四日

司馬公詩序　范純仁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與天下葢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繇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

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葢亦不言之欲矣又伸之以詩章俾日諷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之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修而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壻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熈寧八年月日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謌詩之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盛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䇺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實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者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爾因按其舊録為別本與隴西李之

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

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敎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藴於至明離潛發藴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埀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

之大敘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豈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輯其遺文九十五篇為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歐陽修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舍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舉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令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郡士而以其能

勝之令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為政於絳而日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距今之為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茍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

富彦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彦國在絳而予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予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予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旃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揺鞭長跋强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

資治通鑑音註序

胡三省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黄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

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葢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得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葢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

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益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專取關

國家盛衰繫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熈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説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也至黄幡綽石野猪排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史

與經不可同日論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與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世乃知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

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閲舊典旁採小説抉擿幽隱薈萃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歴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桼定羣書異同俾歸於一目録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録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録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録觀邪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

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閲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敎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刋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以

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異同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辨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

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返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絳守居園池記序

孫冲

長慶中樊宗師為絳州刺史甞作絳守居園池記其辭句隱僻不明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覩退之文大

不如此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為絳通判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摧缺因熟讀及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木隄原川河井閭墻墉門戶凡為宗師筆記處所者雖與舊多徙移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樊之所記有亭曰洄連曰香曰新曰望月曰柏有塘曰蒼塘有隄曰風隄有原曰鼇蜍原惟正西曰白濱令無遺址又疑其指水涯為亭名也冲登城西與北引望所謂黃原決天汾水鉤帶者在其記又得之一二其

亭爲令之所存者惟香亭與望月焉按其出處又非舊也其餘皆非當時所名者也得非遭梁周間鎮是郡者咸因循改易也蒼塘湮没矣風亭鼇蜍原雖問老吏故民是非難校今之亭有東南者曰四望居高臺臨鄽市可以望也依斛律光廟之東曰望京據北曰香香之西北曰會賓前垂崖之下連栢陰曰水簾池之中曰水心跨昂橋歷虎豹門而西曰曲水既北少西夾池曰望月又北限篠竹搆水曰禮賢且西曰咨梨園曰感恩南對

遠引曰射圃可以習射也前畦夏花新竹三四本壓堤屈律西北來竇水上走別一亭曰姑射西北正與姑射山相對最居北城上西連廒門臺樓東北可周覽人家依崖壑列屋高下水竹葩花老棗翳桑陰容欝邃磑響激流引溉蔬圃環折縈帶尤可登望令題二亭曰浩氣菡萏皆北向浩氣連仁豐廳後當公退時可逍遥養浩然之氣也菡萏蔭虎豹門其下皆芙渠菡萏也令之亭既異於樊文且多焉其餘渠竇引決花木蔭滋歲久且

古與記舛訛不可驗矣記之易解者曰西南有門曰虎豹其門猶在左畫虎皷怒挾力呀而人立所謂萬力千氣犇伏地雹火雷風黑山右胡人髯黃帟褁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鞾撾緇悉如記白豹黃班馬皆非故物也亦後來好事者圖之又曰考其臺亭沼池之增𦍑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指可創起處如此不過數處俾人再三讀之可曉其理如曰水本於正平軌正平帶郭縣也隋開皇十三年内軍將軍為臨汾令

臨汾即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焉軌字世謩材令也患州民井滷生物瘠疲因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鼓水圖經云鼓堆水地缺絶經濠坎則續之以槽穿城牗入衙注池别分走街術阡陌汩汩然鳴激溝渠又灌溉畦町訖入於汾河其文多如此類故欲使人昏迷往往莫辨其理塡縣前有渠軌遺記熟見其蹟則知水本於正平軌由此而發語也餘無遺據則皆莫能知嗚呼文者道之車輿也欲道之不澇在文之中正夫聖人文章八卦

彖辭爻象之體雖不膚淺然終能傳解孔子繫辭則皎然流暢其詩書禮樂之文披之皆可究意是聖人於文章本在達意垂法而已不必須奇怪難入也由經書外子史百家之言固可通導獨揚雄太元準易而為之當時之人或不肯一覽故文章在乎正而不雜但如兩漢風骨則仲尼周公復出固無所嫌也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常念園池既歷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别刋之俾不墜没亦大好事者也畧而序之冀後

來者知文之指歸

元

拙菴看山圖序

李惟馨

山水佳麗武夷為最次則太行東南壺關陵川之間也壺關縣東南一舍里曰林青即致道别業聚廬而托處者數世矣鄉曰紫團乃太行絶頂若武夷之幔亭峯也世傳神仙所宅山曰紫團山洞曰紫團洞仙曰紫團師所產人參曰紫團參洞一名曰翠微洞中有潭曰白龍

泓澄渟滙其遠近淺深皆不可測盛夏雷雲出於其中舊志云欒氏二女徵子之後採藥於山中常栖於洞服食人參得道仙去宋政和間勅賜冲惠冲淑真人廟額曰眞澤其他殊名異迹不可勝紀東西百里而近百丈原康節故居稍南絲登長嘯之所少北則隆慮也峯石峙靈草木秀潤翠松蒼檜凌雲千丈修竹茂林與山無窮葱蒨醲郁撥拂雲霞蔽虧日月名狀罔極羣山竦立芒角峭拔森若劍戟風清雨霽乘興登覽使人神移目

眩應接不暇如瀑布水簾垂虹噴日天巧揑出五嶽三
塗似難伯仲但人迹罕到未甞表麗其勝景也大抵一
溪一壑一盤一曲丹崖翠壁疊嶂巑岏上接霄漢下瞰
烟靄試一臨之毛骨聳竪雖洞天神府無以加焉致道
每憩於兹時令童僕挈榼提壺或吟咏雲根或獨酌松
下因而誅茅結屋扁曰拙菴於是乎竒嵒絶巘環列於
軒戶之外几席之上仍命工肖形蠟屐幅巾野服藜杖
自名曰拙菴看山圖諗予為文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

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襄陽峴山薔諸山之小者而其壯著於荆州豈非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以成其勝哉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是兹山待其人而後著紫團山有待於致道以彰顯也致道博學多聞讌和儒雅胸次洒落襟懷夷敞不為崖岸斬絶之行近功小利未易以動深明於易其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自有繩尺嘗為郡直學講明傳授他人莫及一領鄉薦以投牒自媒為耻後不復

出門人登第者恒有本末是時閫外得專封拜擢為陜西儒學提舉亦弗屑就古所謂爵禄慶賞有不可致之人今復見矣自是以來年高而德劭學富而力行敎授鄉里叮嚀懇至將以博其業也雖嘗觴咏於泉石間但遣懷舒興耽樂放蕩如晉人無檢束也好樂如斯者有安重堅實與已志同安重堅實其道光明予於致道見之矣

二妙集序　　　　吳澂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殁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其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叅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為詩為文者之所能及哉於時干戈未息殺氣彌漫賢者避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寃血流未盡白骨如山邱若曰四海疲

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之憂葢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之善觀者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菴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二十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十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遯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歴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邂逅於京師出

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覩靖節三復不置也而嘆曰斯人也而於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彦嘗評二公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盎得其眞予亦云然

送李庭芳還山西序　　陶凱

山西實古晉冀之域其地山高水深風氣盤礴其人剛勁而質朴其土俗勤於耕稼人多自食其力故其謀生儉嗇其操干戈習戰鬬者皆知勇於義其業儒明經訓

者必通明而果斷故上之人樂得其人而用之仕於其郡若縣者亦皆樂得其民而治之我國家受天明命削平羣雄薄海內外罔不臣服乃旁求俊乂以佐衆職而於晉冀之士尤拳拳焉以其人出於風土之性曼異他所得一士輒訪求其餘無問已仕未仕者惟其才是用士皆洗心滌慮思效用於時上黨李庭芳氏世儒家仕元嘗掌兵曹國家考禮定樂召至闕下竣事還山中復賜召與同列至者凡若干人皆授以職事獨庭芳以老

疾辭上許之且賜之衣使歸而終老焉然昔以庭芳蔚為老成練達之士俾任職於朝孰若施教於鄉則凡後進之士有不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庭芳家居四詠有可已堂知非齋始終交杖及萬松亭朝野多士為文辭述其所志庭芳知可已而已之亦已久矣知今是而昔非者亦已信矣遂與斯杖為始終交而居萬松之中歲寒不易其操使人慕用而法式之則晉冀之民沾被國家承平之化有不復為唐虞之世鄒魯之風者乎此予之

所深望於庭芳也庭芳還其同鄉王中立氏與予同官儀曹徵予贈言於是乎書

新編關王事蹟序　胡琦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忠義傳未嘗不釋卷而歎想見其為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章鄉侯死所每過之尚凜凜如生未嘗不徘徊瞻顧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地於江表二

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羣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人迹其所為遺臭天下後世孰若關王大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垂成禍生於所忽廼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為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絶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蹟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

撿尋覽之者不無病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說鄙俚怪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刋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彦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濵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關王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盍裒為一家之書予應之曰此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以本傳為主旁搜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為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乃因而

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已意稽古驗今列為八圖神像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塜圖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摭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王事蹟凡五卷别為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刋厥誤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至大元年正月上元日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二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三

藝文三十二　序二

明

贈左先生序　　何景明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

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令之用官也皆然也令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實拘器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造舟車者弗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櫓檝橋柁者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力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

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然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是二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梟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送陳子令垣曲序

眞陽陳子為鄉舉士積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

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若大享也選於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予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啟敝陳子難乎何予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送盛子令太平序

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予曰一人百羊無弗羣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言有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智而好白易適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冠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

而穽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眞則人弗得訾故辯其文異其品則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詘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送鄭子治大同儲餉序

鄭子推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茲推予爲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于暴取凶

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褊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刃試堅則剛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恥曰執火不燔爇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

多没故利人曰惠利已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予也夫在予也夫

送葛平陽序

呂柟

磁州葛君延之既有平陽之命其僚楊叔用胡貞甫鄭維東來曰涇野子嘗吏平陽屬郡矣知平陽習則何以言平陽曰平陽堯都也今其地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

修而振之則在延之耳是故風后掃除世垢猶廟於解州蒼頡治官察民猶文於臨汾后稷播時百穀猶地於稷山皐陶明兹五刑猶塚於洪洞於箕山吾得許由焉輕世棄瓢猶溪也於安邑吾得闗龍逢焉死諫忠君猶墓也於夏縣吾得巫氏父子焉保乂王家猶峪也傳說之學猶歸乎平陸之巖伯夷叔齊之仁猶蚩乎西山之薇虞公芮伯之讓猶閒乎中條之田兹十有三人者多平陽之産張三皇五帝三王之治者也延之令為平陽

牧則可求對乎十有三人矣夫削堵看楨端影看形故濁不去則世不清文字不興則治不飾養之不周則盜竊多法之不允則譸張衆恬退寡則貪風熾正直隱則讒諂興故邦事治而後能慈典學明而後能忠節義奬而後能仁謙讓舉而民斯不爭延之顧獨不可志此乎曰延之方正剛直不矯不附自其治樂清有效徵為戶部也臨政秉法確不可奪嘗奉勅查催閩廣二省錢穀矣嚴明而不苛寬平而不濫蓋趙魏之豪而南曹之明也且磁與平陽地相近

人與平陽俗相習延之苟志於此雖不及古十有三人則夫漢之尹翁歸唐之裴度宋之趙鼎司馬光四人者顧不可企而及之乎曰嘗聞之矣為邦有三序焉有克己之仁斯有用賢之智有用賢之智斯有安民之效夫十三人及四人者古今雖不相及然其道率不出乎此也盖其為法甚簡而其為功亦不難今日之事豈敢使延之鶩於博而不事乎約哉延之名覃號釜陽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薛文清公行實序　　喬宇

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為已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静修劉公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皆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得之故其幼而壯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内閣時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隠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無之矣如

是而謂之儒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補於世者所可論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修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歟予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

著述少之謂劉靜修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傅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敎也不爲小矣以之侑食廟廷復何忝乎聖朝文運聿興重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

高平縣志序　王守仁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産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畧實為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

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分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忽覩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叙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

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究之故自爲童子即知有長平慨慷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覩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葢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乃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

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産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强淩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徵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

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獘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為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强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為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為叙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望雲圖詩序　　陳璨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而不化内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大有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

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君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為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絶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公繪望雲思親圖以賦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志乎公之為肖也時情俗態好諛佞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

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令之所聞徵諸古若狄梁公之事然後識其心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嘆者乎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

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振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能無意乎覽者當自得焉

理學言行錄序　　辛全

太極理也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於身曰心發於念曰情行於世曰倫欽此謂敬實此謂誠明此謂精純此謂一執此謂執中建此謂建極止此謂止至善章於詞

如菽粟布帛措於事如準繩規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亂堯舜禹湯文武以是而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以是而為臣孔顔曾思孟以是而為師孟氏而後理學失傳者千四百年五星奎聚於宋濂洛關閩之間眞儒挺生心學一脈上續下傳我明啟運敬軒薛子首起河東言言眞見步步實行巍然當代盟主嗣後諸儒繼作隱顯不同造詣亦異總之言行心術各有得於聖人之一體月湖楊先生振其尤傑然者得若

干人為錄二冊以範後學恍似嚴師在也迨今八更寒暑徧考諸書又得當續入者一十四人如月川先生曹公容思先生段公黙齋先生張公小泉先生周公自在先生張公醫閭先生賀公月湖先生楊公虎谷先生王公涇野先生吕公谿田先生馬公苑洛先生韓公整菴先生羅公天遊先生楊公斛山先生楊公此皆粹然無可疑者若定山先生莊公立齋先生鄒公昔人謂忠鯁名臣宜入直臣錄此似不必入也僭自更定令得二十

七人題曰理學名臣錄叅定又僭為之説曰天地所賴不毀者此理人心所賴不死者此理世運所賴不亂者此理不惟一人可知行實人人可知行不惟一時可知行實萬世可知行令世學者聞講心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疾惡之以為矯甚至排擠之至無所容其身噫學不學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人不為理學所為者何等人也學至此人至此不亦良可惜乎雖然變者世也不受變者心也仝志者試思此心孰無天理此理終不磨

滅研窮此理躬行此理直以錄中之人自處又從而溯濂洛關閩又從而遠師鄒魯則昔人之作於前者我安得不紹於後乎即不容於人未必不容於天也不見信於今未必不見信於後也如曰生斯世為斯世則此錄不必覯矣

存烈編序

三晉兵火頻仍予絳為甚貞烈婦女亦惟吾絳為多予懇諸上臺力加搜訪得若干人一時同盟諸君子協我

同然彚為一編題為存烈蓋不欲其泯泯已也或曰諸貞烈義不受辱甘死如飴一時之身甫盡萬古之身始生昂昂正氣盤薄蒼穹凜凜特操昭回日月彼原自存於兩間萬古奚待於予之存而始存予曰人必自為可存而後存之諸貞烈之自存者神理之不可磨也予輩之存諸貞烈者秉彛之不容已也安知此編一播鄰壤同志不各相搜求本土淑媛而闡其幽光者乎安知世之婦女無聞諸貞烈之風而興起或嫻内則或宜家人

或矢從一習尚從此還眞醇也乎又安知世之冠丈夫冠者聞婦人女子尚表表自愛流芳若此豈無𣪠然以忠孝節義自相期許自相砥礪使山川藉以生色乾坤賴以匡扶者乎或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其存之之一端也允若兹兹編與諸貞烈並存於兩間萬古可也遂筆此於簡首

桂子園集序　李維楨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者舉嘉靖庚戌進士於時同舉

三百二十人而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州為吳四郡治兵使者叅知陜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坐忤當路歸葢年猶强仕也而先生為大名蘇州時善歷下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稍以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為洛下香山社無復

宜情矣先生治園城中栽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韋布騷雅之士薦紳冠葢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所為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卿令裒之凡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楨先大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卿共事兹土也則委之序夫楨惡能序先生集哉昔者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事為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於事生厭薄而中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

卒不得其妙先生虛心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迹為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以為政即其所以為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授於意言妙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捃拾博而師匠高合而為篇離而為句摘而為字莫不有法度至味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先生以文章為政事以政事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斂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重於兩先生

也有以哉先生集成而太倉巳修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楨重違商邱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楨之言而太倉先生之言也

楊襄毅公年譜序

嘉靖慶歴之朝蒲坂有三名臣曰太師冢宰楊襄毅公太保司馬王襄毅公太師學士張文毅公楊公復秉銓時王公方領宣大節公卒數年而王公典本兵則張公入政府三公里閈密戚相繼位公孤之尊係天下之重

其事最盛竒然王公未秉銓而文毅為首揆僅一年勲業似猶有所未竟又於公或為行或後進皆所謂有待而興者獨公舉進士令𨶒西巖邑因以熟西北邊情形已召為司馬尚書郎募兵西夏已從翟文懿公行邊東踰陽而西張掖所經萬里山川險夷土俗異同亭障堅瑕士馬登耗將吏勇怯與諸邊部落强弱遠近及所牧聚入犯徑嚮咸得其詳實而豫籌之出而斧鉞入而樞筦一督宣大再督薊遼邊吏奔命至照之目中而畫之

掌上壁壘如山號令如風調發如雨卷舒如雲斬獲如取如携狼子野心戢而不敢肆鞭笞之威乳哺之恩隨所施而奏效遺勁遺烈後人賴之是以單于解辮委質而稱臣妾其他萑苻之盜潢池之兵西南之烽火海島之鯨鯢雖有蠢動旋就撲滅則近代為司馬者無出公右矣當嵒華閒再計内吏一計外吏寵賄官邪祓除殆盡已盡録用諸敢諫之臣恬退之士老成耆宿弓旌交錯忠魂枯骨表卹備至薦紳學士翕然嚮化秉禮奉法

迄于今八座九列百司庶尹方嶽郡邑蜚英聲而騰茂實大都門人故吏公車所薦拔啟事所甄叙風聲所鼓舞感激也則近代為冢宰者無出公右矣公一蹴而致青雲歷中外垂五十年批郤導窾芒刃不折見以為易而察其時勢殊難肅皇深居法宮或有所假借以濟緩急而每虞太阿倒持槐棘臺閣重臣在大譴大呵之域者相踵公受委寄如左右手密札咨聞非時請事摬於桴鼓羽書上聞潛使人覘公鼻息為安危外專任而

猜疑毫髮不相當必無幸矣其時相臣訶謏取容連體
固寵倩帥餞神離跋攘臂而公不善也此一時也君與
相兩難也隆慶初相臣尚清議開言路而虛談靡務浮
文妨要者輩出甚者儒衣墨行逃諸無何有之鄉人人
得上書白事蜩螗咢沸熒惑聽聞而公不善也萬歷初
相臣務綜覈米鹽煩碎察見淵魚其流慘礉少恩而公
不善也此一時也君端拱而聽諸相難在相也公一人
之身歷三朝之變而得申其志究其長權震人主而上

不疑功葢天下而人無忌者何也竊覩公朴忠以事主平恕以待事廉慈以馭衆惇大而行之以詳審鋭敏而守之以愼重位冠百僚而無安昌杜鄠之産清商半部之樂小人狎侮欺紿攩捴挨扰實繁有徒而恬然不介於懷操生死榮辱之柄頤指氣使炙手可熱而聲色不大嚴凝若不可犯而仁心爲質坦然無町畦與人言和易若可狎而不能以非義干中涓貴勢之造請望之自遠士大夫賢者感知遇而思不肖者莫窺其際回心而

向道將卒悍者黠者懾而為吾用弱者就而樂為死故
在鎮則李臨淮之蒞朔方郭汾陽之治河中在朝則周
條侯定燕代而為大尉裴晉公平淮蔡而領中書韓魏
公威西夏而佐元樞獲上信下以永終譽豈偶也哉楨
又嘗考之古今蚤達者不必穹貴身名俱泰者不必逮
其親不必有子孫公年十七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未四
十而御史中丞甫五十而宮保其為御史大夫也尊人
舜原公無恙三掌邦政再掌邦治子以文武慰天下六

卿一品父子生得者國朝才兩家而公居一焉任子為金吾至佩玉若郡守起家鄉會進士若太史省郎之屬項背相望海内所不數見或言蒲坂故帝都二華中條諸名山還峙拱向黄河西來繞之如帶風氣所鍾地靈人傑而楊氏以積德凝承至公大發其祥殆天授非人力也槜李項使君纂公年譜成而少予水部屬楨為序惟公盛德大業金石竹帛所不勝書詎以不腆之辭重第述所得於見聞者其槩如此云

絳帖考序

韓霖

從絳人問絳帖譬問聾者以鐘鼓叩盲者以青黄也或曰移之晉府以寶賢堂帖當之譬指山雞曰鳳凰目鼠腊為玉璞也余少有墨華之癖因取古今評絳帖者互考之源流十得八九然竊有疑焉歐陽永叔嗜古最篤且為薛簡肅公壻絳有車轍馬跡焉宜得潘氏舊本乃云竊取官帖中數十帖傳寫多失豈數十年間舊本遂散軼耶曹陶齋在淳祐間去歐公又將二百年見真帖

即如阿閦至後世所傳求當年之優孟虎賁亦難矣曹明仲絳帖考以為十二卷與十卷二十卷之說不合又云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然則宣德間所存非公私兩本或為重摹者耶石入晉府而蒼頡以下四人書獨若魯靈光晉府奚不并取之且晉府之石令作烏有亡是公則又何如也乃好古之士見絳人必問帖無恙嗟乎鵬翔側去久矣猶為藪澤之視刻舟之求也哉余於世間傳本曾寓目焉橫簾北紙神采煥發不知的係何本較

之諸家閣本若右軍宅圖等帖字多不同所謂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者定評也白香山鶴沓鵝詩大都我瘦勝君肥堪為絳本贊語問詢之黄髮曰州官惡石之為厲也碎而瘞之頃宗倓予固掘地得賑民帖數字較余所見不差毫髮然則石入晉府者訛傳耶抑予固所得公私兩本舊石耶考証未備尚有俟焉文獻通考載姜堯章絳帖評二十卷並單炳文絳帖辨證曹陶齋所稱絳帖字鑑不知尚存人間否惜乎未之見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序

朱奇源

予高祖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國時太祖高帝賜前代墨本甚多曾祖定王蒙高帝命中書舍人詹希原教字書故睿翰重於當代是以祖憲王暨父王俱嗜書學數世以來無問古今但字之佳者兼收並蓄所積益富予於視膳問安之暇亦留心於古人筆墨間每令侍者取古今名人真蹟法帖張於左右終日睇視潛玩一旦恍然見其方圓法乎天地動靜類乎山川其轉摺回向則若

日月周旋五緯出沒其恣張放肆則若龍跳虎躍鳳舞鸞飛或如端人正士劍珮森嚴朝於法宮或如仙人野客跨鶴引鹿游於山林其高致逸興淋漓渾灑於筆墨間恣變橫出千態萬狀不可形容使人終日相對殆忘寢食於是取魏晉以來諸家字帖凡心之所欲者或臨或模自幼及今不下萬餘紙遂頗識古人用意處間有以古今法書奇帖來獻者或點畫之是否刻鏤之工拙亦頗能辨其真偽或得真者不啻隋珠趙璧終日把玩

不忍釋手遂成愛書之癖日積月累前後左右森然充牣於几案間者皆古今字書也性樂乎此他俱不能易自笑如蠹魚出入書中終老是鄉矣一日因與侍郎張公頤都御史翟公瑄論及淳化帖世不多見後雖演為諸帖然多得彼失此如蒼頡字之祖也孔子聖人也而帖或不收或又不取宋書以為盡廢唐人法度然如蘇黄米蔡書入神品結體穩密有勁古豪逸之勢而不失範圍豈可少耶又不知漢魏楷法至唐復廢去彼取此

是殆不然要之一代高人自有所見但取其字之工妙以見一代人物之用心自有所不必軒輊而為去取也因此淳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寳晉諸帖并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十數家暇日同叅政王進副使楊光溥僉事胡漢楊文卿擇其尤者命生員宋灝劉瑀摹勒上石釐為十二卷其次第先後字之多寡與諸家不同者因所取擇耳每一紙出輒刻意校其一鈎一畫之似否雖昧於鑒賞不能盡如古人之用意然較之諸家亦頗精矣

因命之曰寶賢堂集古法帖置之齋中以留示我後人非敢傳於士林間也嗚呼三才之奥五經之旨王化之端緒道統之源流俱賴文字而傳豐碑鉅碣照耀於山川高文大册震駭人耳目俾千百世之下高人韻士撫摩愛玩之無已亦頼字書而顯則其所繫不其重歟雖然前人以疲精神棄百事而學書者為喪志孔子不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予留心於翰墨必勝於博奕使聖人生今之

世亦將稱許之矣則亦何喪志之有因書梗槩以序其所自云

送晉王相汪君序　蘇伯衡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維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面御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樹府寺備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

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尊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才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

敭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令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于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于李密故托勣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

與勳葢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啟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閒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序之于是乎述

賀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康海

國家封哈密爲榆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強又受

有天朝顯封諸酋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蕃强噬諸酋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北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雖强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厪廟堂霄旰之憂無補疆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

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于原野轉輸亟于道塗非執事諸公之過哉天子嗣大歷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都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于帷幄而論之曰國之于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焉惟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為利藉黄嚳以厚生往昔侵方物而

紲信義勒貢獻以啟釁尤吾輩固不欲仍乃仆跡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孽窺伺之惡示歸土之諭于是混淆者革捍格者通方物無培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籲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雅瑪爾犽穆格圖巴土魯酋心腹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紲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

肅鎮廵撫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辨于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于智謀之末敢于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于應變而决人所難决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録矣厥功既聞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王世貞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

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插部帥諳達之諸孫巴罕鼐濟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侒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郵報部帥以鼐濟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闕下諸部解辮受封號請世世比于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禄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褭蹄勲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夷梯航重譯之邦相望于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

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廹不使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嘆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敵能收功于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當覊濟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為上言此奇貨可居諳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

命其次諳達即不怠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諳達老且死而鴻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耆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黄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内收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强敵之父子以及他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為我所使矣然是時敵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虜獲不欲兵寢恣為恫疑虛喝廷臣

守是故常議洶洶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敵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敵而内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躪蒲類踰皐蘭釁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于一麈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敵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

在敵至於練兵實選材官斥奸究備要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使敵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粟穀騎而躪蒲類踰阜蘭攀温禺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敵空羣而歸我苑囿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而

安赤予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羌虜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辯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者哉夫晉蕞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瓜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于鄭遂舉鄭之歌鐘鎛磬女樂之半以酧絳而享金石之奉于陪臣天子

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爲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爲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營平會昌灼然并傳哉

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内乂安人主意不欲競于武縉紳先生爭自致其力于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楊太保爲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爲

古文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銓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遊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遊遊輒擦奇剔幽有記詠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進不為貴倨海内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

奪逆王膽于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奸惕息于肘腋之内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勲第一封侯伯而公復建社稷之業于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已以聽公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建白軒舉國是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高卧于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

長沙石淙伯安諸公視公于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為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相過從驩甚公有鄉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髫而侍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偉長毅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葢喬公殁三十又五年而今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塋又三年而不佞承乏之晉

梟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絶久矣糾其遺文得十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時丞崇明聞而捐俸共剞劂之役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又雜文六卷嗚呼即憲孝間士大夫習公文者將謂公寡執衡之略推遜介胄迨後習公留都事者毋乃謂公木强持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輩耶兹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

太保劉文安公榮哀錄序

故太保劉文安公用甲第為太史為宫屬為學士為南北秩宗用太宰治留銓用大司馬握留鑰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豔劉公而若惜其未盡用春秋七十有八天下不以壽豔劉公而若惜其棄我以死歿之日天子震悼超贈太子太保超予祭四有司為特祠為從祀於郡邑之學宫天下不以異典豔劉公而猶若上有歉者於是公之子司農君上所賜公誥勅諭祭辭與諸薦紳大夫撰述碑銘傳誄哀輓記序以至於生平贈

餞之什來往書問上下移牘亦附焉蓋合公之所優得於世與天下之所共惜公而采予貢所稱生榮死哀之義錄而梓之而命序於某某少不及事公於朝無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茲錄則怳焉其若有覿也他固無暇論即劉公治秩宗時天子欲以太后廟謁公執祖訓不可凡三上竟報罷以天子之威與貴人之從臾而卒不能奪公豈不亦侃侃社稷臣哉於乎令劉公而在余爲之執鞭固所願焉夫劉公誠賢司農君誠孝余嘗

讀史至鄭君守楚節獨不肯爲漢王名籍其事抑何偉烈也其其孫當時以才諝顯位九卿太史公與之善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當時爲鄭君孫不能奉其大王父諱以屬太史公又何畧也夫余不及事劉公於司農君僅一再識然而讀劉公之録而怳然若有覿乃至願爲執鞭劉公侃侃大臣固不下鄭君余之得詳於太史公何如也司農君業爲余言孝子能成身以其名而顯親不穀生左不能有所樹立爲先君子光令併掩其遺德泯泯

偕朽不穀實何所藉生哉先君子棄諸孤賴上恩獲稱令終不穀於遺志靡所不酬於名家言靡所不謁請蓋幾十年而後成書亦難矣余固曰司農君孝也於乎劉公天下自惜公耳公所得不既羸哉以公家孝標之才其羣從韶識蔚藻無減公然一出其學勝人主而坎壈終其身公一出其學遇人主而遂冠三事歿有爵名有尊中壘孜孜著書備七畧而厄於國師公之不肖幾遂殉漸臺之火公得司農君為之子益昭明其述作而侈

大之抑茲錄行後進之慕說習公書者寧獨一世貞也
余固曰公所得羸也司農君名承恩劉公諱見錄中

恒岳志序　王濬初

葢聞天闢洪濛之宇五岳並奠坤輿人傳渾噩之書千載猶推晉乘惟冀州與青雍荆豫同據上游故恒山偕岱華衡嵩咸稱重鎮十有一月之望秩肇自有虞千數百載之封疆淪於後晉迨更弱宋下迄有元緣飛石以傳訛致曲陽之崇祀鍾靈驟改明禋久闕於冬巡壇墠

如存曠典尚需於歳徧惟是洞天福地久著寰中梵刹琳宫蔡倅宇下豐碑巨碣鐫歴代之遺文峭壁深巖紀游人之著作若夫寳符興趙圭璧命燕十九種之靈苗竒標神草四五穫之嘉穀異並蓬根洵紫臺之奥區元冥之秘府也不有紀述曷稱表章廼以登髙作賦之大夫謀及窮愁著書之寒士猥承授簡勉事操觚地志水經頗肆蒐羅之力山腥野老不辭咨訪之勞思倍苦於含毫技實窮於刻楮僅同寒白幸及殺青削藁非懃㷀

梨是懼嗚呼太沖作賦得皇甫而價彌高子雲草元託侯芭而名益重儻有如椽之筆弁以珠璣詎惟敝帚之藏榮於華衮山靈其永有耀哉

聖門人物志序　郭子章

南樂魏中丞公奉天子詔來鎮撫晉陽故事越三日謁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瞻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讀書尚友千古彼躋

躋翔翔殿廡者不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赤幟予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曰亡多語曾遺一貫穿誤作亂孟與荀鄒同傳未可訓也予章曰薛武進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語孟者亡可考也予章退而稽之春秋史記參之闕里譜牒上自宣尼及門諸賢下彙漢唐宋元明從祀諸儒次及我朝辛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為國延袤數

千里民蓄政夥黄河一衣帶水與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鴈門投金繒博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濤三藩宗猾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不暇給邊氓剽悍懻忮芥三尺走死地如鶩潞城機杼闘巧織作純麗衣天下澤潞之間輻湊雜厝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放效侈靡羞不相及公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正衙勤齊轡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梃撻秦楚之前孔門諸賢嘉

言懿行具載是書辟之鄧林之枝夸條直暢湯谷之水
灌駛寖決芥烏之宿舟子之遊隨所擇耳諸生有如冉
有之矛澹臺之劒公良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於孔
棘師友千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於強宗明至
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何有於悍忮蠶績而蟹有匡范
冠而蟬有緌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難於風移俗
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
為天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葢先務哉趙簡子殺竇

舜孔子將之晉至河而返作陬操魏文侯師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殘二士以郤聖魏禮二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是編豈曰忽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將廻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諸生良厚鼔宫宫應鼔角角動諸生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者踼足釁序也

自叙　　孔天印

余弱冠學文白首無成焉文昜言乎憶每有所綴初自謂小可再看則醜矣輒棄去嘗懷草就正於人復逡巡不敢面白至臨别置案間而出其甎劣如此比家僮整書獲棄餘數百篇陽谿君見而嘆曰先生之志於兹也文故在兹矣獨不覿世乎夫赫奕之塗多附沉冥之巷寡交多附則延譽者衆寡交則莫之與也延譽則飛天皆洪閥之華莫與則元文處幽而已是故寂寞枯槁之人雖著書含章卒老死巖穴而名不稱者夫豈少哉乃

今先生之文門人小子而不錄也其誰為於是與余弟東明君刋置家塾余於是知覆瓿之笑必不免矣乃自釋曰吾文猶狐生之桐乎枝無扶疎而根有結據其思古其法存其辭陋其旨微其叙事不爽於人情其統類不悖於物理其傳述不舛於賢者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其詩陶寫幽人之貞咏歌先王之風庶幾乎六義之趨焉是余所以學也若其佳惡我自知之非陽谿誰復相知定吾文於他日者韓子曰昔揚子雲著太元人皆笑

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子雲可歎也此語葢傷知我者希老子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信斯言也君子亦貴其所可貴者而已矣若仲任之閉門潛思著書養性節信之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彼豈有徼於人之知哉萬歷二年歲次甲戌中秋日書

山西通志序

晉志之闕久矣余按部之初葢申理之暨余事竣而其

書二十篇成是爲山西之通志云二十篇者曰圖考曰建置沿革曰星野曰山川曰風俗曰物產曰田賦曰戶口曰祠祀曰封建曰職官曰學校曰古蹟曰帝王曰名宦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曰武備曰雜志焉夫志記也記一方之事而備載之書是以謂之通也昔楚靈王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九邱蓋其志九州者而其文不傳矣周禮建史氏之官而志之文始出如太史掌建邦之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八枋之法

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則御史掌之是已余竊想有周盛時建國親侯治敎隆治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故其典章文物之紀與圖簡册之數通内外合遐邇而一之凡萬國之車書皆一王之法典故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及王室衰微諸侯彊大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是以在周則為周志在鄭則為鄭書在魯則為春秋在晉則為乘在楚則為檮杌雖其文則存而合同之化泯矣故韓宣子聘魯

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言在魯則他國之倍可知也聖朝統天絡地範圍之以禮樂彌隆之以政敎其典章文物之紀與圖籍冊之數光天之下至於海隅罔有闕失大哉洋洋乎周禮之盛蔑以加乎茲也肆余於晉志之成也深有處焉然舉其治令以授諸從政則余之事乎夫事有定準而理有化裁定準者因化裁者革志之事二十以言其化裁者三益風俗學校與職官焉夫作而行之之謂風俗而習之

之謂俗敎而本之存乎學校神而明之存乎職官舊志稱晉之俗深思儉陋有陶唐氏之遺風上黨故趙之分其俗悲歌忼慨而尚氣節雲中廹近戎狄其俗尚武多鄙朴而少禮文比者豪貴所處駸習驕横而椎埋剽竊任俠依憑往往自罹刑辟田里之民讐怨相競鬬訟蜂起至滅身而無悔是子弟無父兄之敎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然其漸摩於聖化遷改其敝習會中和之極同禮樂之歸固已渢渢乎回風而嚮道矣而猶有不盡

然者則有司之過也夫有司主奉宣治令故職官舉則學校興學校興則風俗美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治令之本也從政者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焉可也繼自是書之志曰孰也官師之良也而正學也而使民興行也由是而田賦登也户口增也人文觀也賢才奮也兵食牣也孰也官師之良也外志紀之而内書録之也是則志之大者已今志列表名臣皆古之良大夫也人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不

信哉余斯叙述其義以明是書為熙世之法典而非空文之垂焉耳是舉也學憲周君之所專任方伯吳公諸賢之所助成其賢良文學覃研撰述與羣執事之有裨者咸得書其姓名於簡端焉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三